

元史

元史

元史類編卷之四十二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附載

高麗附號 日本 安南 占城附暹 瓜哇 瑠求書圖

補遺 八百媳婦 西域 大理 吉利吉思

高麗屬禹冀州之地本周箕子封國尚書大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後

為夫餘別種曰朱蒙者居之始建國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其孫

莫來并夫餘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三年入寇西安平遼東屬邑始見載

紀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東南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

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元菟郡隨山為郭山

曰神嵩有水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

為天塹後闢土益廣合古新羅百濟為一東南至六千里按百濟即後漢末夫

餘王尉仇之後初以百家濟海故名遼東有三韓曰馬韓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

東京百濟為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為鎮州號西京凡三京四

府八牧郡四十二州百有十八縣三百九十鎮三千七百洲島其

水有大遼少遼湨水梁水惟馬訾即鴨綠江鹽難二水合流最大官凡

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土穉曰鬱折曰太大使者曰皂衣頭大兄皆秉

國政次大使者次大兄次上位使者次諸兄次小使者次過節次

先人又有古雛大加專掌賓客隋書云有太大使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

舊次騎屬次仙國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曰北部即絕奴部曰東

部即順奴部曰南部即灌奴部曰西部即消奴部其大城置倭薩

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武官曰大模達比衛

將軍末客比中郎將王令曰敎曰宣臣民呼曰聖上私謂曰嚴公

后妃曰宮主士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為貴無宦者以世族

子爲內侍六衛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
王服五采白羅冠革帶皆金釵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烏羽金
銀雜釵簞褰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隋書云人皆皮冠貴者冠用紫羅使人加插烏羽庶人衣
褐戴弁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披下約以絳羅貴之兵器與中國
畧同樂有五絃琴箏箴築橫吹簫鼓之屬無金石音喜奕投壺釐
鞠食用籩豆簠簋罍洗居依山谷草茨屋者十之八堂上設席升
必脫履見尊者則跪應必唯以趨爲敬立各反拱行各搖手拜則
曳一脚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好蹲踞昏娶不納聘幣王女不下嫁
必歸之兄弟宗族其貴臣亦然父母夫喪服三年兄弟三月殯於
家經三年而葬尚釋教雖王子弟常一人爲僧無道士多淫祠國
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望王自臨祭歲初聚戲泃水之上王乘
腰輿列羽儀觀之事畢王衣服八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

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王每出則前捧護國仁王經爲導貢士分三等王城曰上貢郡邑曰鄉貢他國人曰賓貢王三歲一親試以詩賦論亦有制利宏詞之目百官皆給田代祿民十六以上計口授業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惟六軍三衛常留官府賦稅則絹布及粟隨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其治峭法以繩下叛者縛諸柱叢炬焚而斬之降敗殺人罵父母者斬盜及犯賊十倍取償日中爲虛用米布貿易不知鑄錢後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銅錢然其俗不便也自位宮七葉孫高璉當東晉義熙中遣使獻赭白璉七傳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寇遼東帝遣漢諒討之元懼請罪煬帝徵元八朝不至親征之初渡遼而敗再征而楊元感反三征而天下亂唐高祖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受正朔元在位十八年卒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主高武

卽元異母弟也太宗親駕伐之不克高宗乾封中乘其內讐討之拔東京置安東都護府高氏遂亡武后垂拱中仍求其裔寶元爲遼東都督朝鮮郡王遣回統安東舊部後唐莊宗同光中累奉職貢長興元年權知國事王建始代其位遷都松岳明宗始封建爲高麗國王石晉開運中建死子武襲沙陀漢乾祐末武死子昭襲宋太祖開寶中昭死子佺襲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佺死弟治襲淳化五年治以受制契丹走使來乞師不許自是朝貢中阻治死弟誦立誦死弟詢立先是高麗屢爲契丹侵陵乃築六城于境上曰興州鐵州通州龍州龜州郭州契丹惡其貳已襲取之詢徙避昇羅州眞宗大中祥符八年詔登州置館海次以待來使天禧改元詢孫徽嗣立陰受契丹封冊乞改貢道由明州尋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不敢與土貢同神宗出萬縑賞之徽在位三

十八年卒次子運嗣運卒弟熙立凡數歲貢使不至熙避遼主諱

改名顯哲宗元祐四年有僧至杭州言國母使持二金塏爲兩宮

壽知州蘇軾奏却之軾後爲禮部尚書言高麗人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徽宗崇寧中顯死子俟嗣

貢道復通宣和四年俟死子楷嗣南宋慶元間禁商人持錢入高

麗往來遂絕金主取汴楷復臣事之元興又與金絕自建傳十數

世至其王噉凡三百餘年末易姓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

帥六哥等叛領衆九萬餘奔高麗八據江東城帝遣哈只吉劄刺

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降且請爲向導攻圍其國國王懼奉

牛酒出迎本史及經世大典紀事本末皆不載王名更遣上將趙冲共討滅六哥等劄刺遂與

冲結爲兄弟約每歲輸貢賦自是使命接踵久之漸踰約十九年

遣使著古與趣貢獻未至爲盜所殺後積七歲絕信使太宗三年

遣元帥撒禮塔討之國人洪福源迎降卽大宣子也師抵王京招

其主王瞰瞰遣其弟懷安公佺請和許之置京府州縣七十二達
魯花赤監治其國遂班師明年瞰復叛盡殺所署官吏退保江華
島復遣撒禮埒討之至王京中流矢卒師還瞰遣將軍金寶鼎等
上表陳情願悔過帝數其罪令來朝未幾瞰悉衆攻陷西京已附
降民劫大宣東去帝怒命唐古及福源再討之拔龍岡咸從等十
餘城瞰復遣金寶鼎等奉表來貢詔徵瞰入朝瞰以母喪辭自是
屢遣其臣納貢而蒙古師進攻不輟取昌朔諸州高麗勢日挫走
使諭瞰親朝當罷兵瞰不得已以族子緯爲己子八質定宗二年
以歲貢不入命將阿母侃征之不克憲宗三年命宗王耶虎與福
源同領軍征之拔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五年改
命劄剌解與福源再往拔光州安城中州元鳳珍原甲向玉泉等
城瞰懼遣其世子俱赴闕時帝方親攻宋崩于合州留俱未遣還

世祖卽位廉希憲趙良弼進曰高麗雖小國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年尚未臣服前歲世子王俱來朝適鑾輅西征羈旅者五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禮且聞其父已死不若立之爲王送之國彼必感厚施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帝是其言卽日改館世子中統元年三月冊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歸詔班師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肇開大業列聖相承代有鴻勳芟除羣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勁敵哉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爾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籍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初世子奉幣納欵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宏好生之

大德捐宿構之小嫌用是戒敕邊陲斂兵待命今得世子與邊將
書乃知爾國情偽朕甚疑焉如謂果內亂邪權臣何不自立而立
世孫如謂傳聞之誤邪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境上豈以世子之
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邪重念島嶼殘民久罹
塗炭窮兵殫武殆非本心且推心置腹則反側自安悠悠之言又
何足校申命閫師斷自朕衷無以逋逃聞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
惟事推誠一切弗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
雋以次中外枝黨或有首謀梗化旅拒王師已降附而輒叛因仇
讐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者罪無輕重
咸予自新世子其趣裝歸國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維瘡痍之民
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舍干戈而
操耒耜凡可利濟無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

疆理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越界大號一出朕不食言敢有踵亂犯
上自干典刑者國有常憲人得誅之世子其恭承丕訓永作東藩
以揚我休命俎求去水就陸以免軍馬侵擾從之六月俱遣其子
僖來賀卽位以國王封冊印及虎符賜之次年夏俱來朝尋更名
植遣其子懋以聞賜植玉帶一遣官護懋歸植遣侍御史張鑑奉
表入謝三年正月賜植中統歷詔曰獻歲發春式遣三陽之會對
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睠爾外邦忠於內附肇因正旦肅展賀儀
方使介之言旋須筴書之播告今賜中統歷一道卿其若稽古典
敬授民時勸彼東隅之氓勤於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用康年時
乃之休惟朕以懌章見典植遣使奏謝詔諭植籍編民出師旅輸糧
餉助軍儲植初置不答帝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然後惟
命帝謂其詞意懇實允之歲進方物亦止稱其力且諭高麗上京

等處毋重科斂民植以免置驛罷互市蠲酒課諸事遣翰林學士
韓就入謝賜蜀錦一羊五百仍召植入朝五年正月朔植遣使賀
正旦六月植朝于上都修世見禮九月頒改元詔于其國禁登州
和州并女真人毋侵高麗界立瀋州以處降民聞植病帝親和藥
賜之至元二年春植遣其弟公珣入貢六月遣陪臣榮引伯來賀
聖誕歲如例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六會朝正者二十年臣事維
謹先是帝欲通好日本遣侍郎黑廸殷宏充國信使先至高麗使
爲鄉導植遣樞密副使宋君斐等導往不至而還黑廸反命帝責
植飾辭令去使徒還復加開諭以必得日本要領爲期植謂海道
險遠不可以辱天使復遣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
持書去留六月亦不得達會其弟安慶公滂入朝帝面數其欺慢
特遣總管于也孫脫郎中孟甲持詔諭植曰昔我太祖法制凡內

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在太祖時王綽已嘗
入侍郵傳亦已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朱爾所助軍士幾
何舟艦幾何輸糧則宜早爲儲積故以問之植受詔卽遣門下侍
郎李藏用來京師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
督之爾當造海舟千艘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敢不供給但
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餘人年間死於兵疫賴
聖德撤兵以來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國來者言海道之
險未得便風可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
爲食豈不甚易歸可以此意諭爾主隨命都統領脫朶兒王國昌
等至其國督軍造船植出昇天府迎之願備兵一萬船千艘詔脫
朶兒往閱并相視黑山道路仍命耽羅別造船百隻以俟調用
羅耽

高麗與國也其始末無考

帝銳意欲通日本遣黑廸等仍由高麗令重臣導送勿致

如前稽阻植遣知門下省事申思全及潘阜從熙廸等偕去往返

三載訖無成功後命秘書監趙良弼再往高麗導之始至其國

詳

日本傳

六年秋世子湛倉皇入見泣奏權臣擅廢植而立其弟湍國內

大亂帝憫之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且敕萬戶宋仲義督兵往討兼授湛特進上柱國假師三千赴國難未幾湍遣尚書金方慶至表訴國王植遘疾令湍權國事帝知植湍廢置皆權臣林衍所爲遣判官徐世雄召植湍衍等同赴闕而訴情實更命國王頭輦哥率兵壓其境如踰期不至卽當窮治首惡剿戮無遺命趙壁行省東京有都統領崔坦等挈西京五十餘城內屬詔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都爲安撫使戍之初戶部尚書馬亨言高麗在漢晉時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襲其國定爲郡縣至是又言高麗既有國

豐不宜加兵彼旣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滅其貢獻安撫其民使之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未晚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驪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馴宜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俾權倖勢均自相維制實今之良圖議未決會植已受詔復位明年二月入覲乞罷兵帝以衍廢立豈可釋而不誅沮權國事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徭從註誤一無所問遣軍護植還國命脫朶兒焦天翼充其國達魯花赤同往鎮之並敕軍士毋擾俄報林衍已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亦爲其下所殺衍黨裴仲孫招集餘衆更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劫府庫圖籍竄入珍島大軍進次王京西關城遣人收衍妻子植入居舊京詔忻都史樞爲經畧使領兵五千人洪茶邱以舊民二千人屯田金州爲

定高麗兼取日本計茶邱福源子也八年二月命元帥忽都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仲孫乞退軍然後降帝怒其欺罔遷延歲月不允趣分道進兵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邱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裔從民戶皆降植遣上將鄭子璵表謝且令懋率尚書右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二十八人入質未幾帝遣懋還且轉東京米二萬石賑其饑時仲孫餘黨金通精竄入耽羅廷議耽羅國主嘗來朝覲今既納其叛臣舉兵討之義所應也請先平耽羅然後觀兵日本會植亦請討耽羅餘寇帝發高麗軍六千人益以武衛軍出兵船百有八艘命忻都茶邱領之入海拔其城禽通精誅之立耽羅招討使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疋時至元十年六月也先是植遣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昏帝許之十一年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世子懋七月王植薨來告且遺表言懋孝